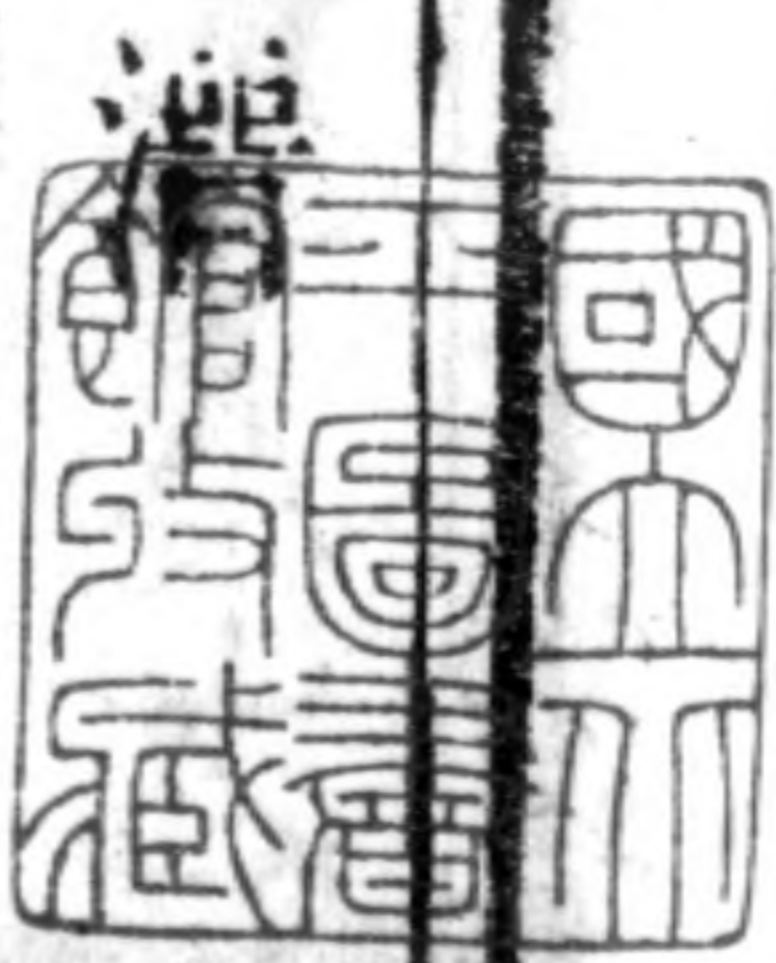




墓誌銘

黃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  
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  
祖實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娶爲金華縣人曾祖  
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  
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  
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卽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  
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  
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  
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闔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

之雖疾恙不廢所涉術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也三曰爾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是時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辯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

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克闡多所省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災惑入南斗向北而行先生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冲澹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自雲先

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眇倦於應接屏迹八華山中學者翕然籛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屢尤多遠而幽莫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辯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或求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

無倦攝其羸踈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耻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忠謙趙公傳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闈至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申亦率同院刻上

其名于省闈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仍紀  
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  
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  
尤以涵養本原爲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  
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聞其無人侍先生  
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  
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羈孤不逮事架閣公  
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  
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  
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

之禮必盡其情文旣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  
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涓方爲先  
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  
徒步徃省之會大雪中寒<sub>濕</sub>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  
增劇不<sub>復</sub>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  
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  
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  
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  
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  
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  
白雲先

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卽元次亨以爲兄璟後先生塋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於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建請贈官賜諡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期於必得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

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已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新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抄八卷

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備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搜而以已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互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

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昭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爲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尙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

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東漢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爲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况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刻貫一事一物可謂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

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口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辯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疏讀書記皆稿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畫之所爲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白雲先



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第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嫡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以十年

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爲之銘潛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遊多已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系于左方銘曰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於先生綿繡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至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志用其中涵養本源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在扶正學闡風而來罔間南朔自雲先

陽春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始仰曲成廸惟前人  
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  
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爲隆替  
天胡不憖不訖耄期山頽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  
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尙啟爾後

白雲先生許文懿公傳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擬古戰場賦

序

贈李仲謙序

送胡古愚序

送郭子昭序

送林中川序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送逸公平赴武義教序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

壙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卷之二

啟

荅潘明之啟

上憲使劉約齋啟

回潘縣尉啟

賀趙松澗除行臺治書啟

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啟 有序

文

復張子長文

代副使趙公祭扎忽解平章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鄉中丞

祭朱治中文

上宋經歷書

上李照磨書

荅吳正傳書

上劉約齋書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免點書傳書

與趙伯器書

代人上書補儒吏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免點書傳書

卷之三

論

學校論

朋黨論

雍姬論

說

夾谷可與字說

姚原魯字說

講義

八華講義

七政疑

荅或人問

示及門

箴

學箴

贊

書菴贊

為石抹執中作

北野兀者贊

并序

李齊賢真贊

題跋

題趙仲明神

題節婦朱氏詩卷

跋潘明之所藏吾立衍書素書

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蹟

跋妙沙經

跋趙閑閒註心經

卷之四

四言古詩

白鳥六首

有序

鬱松贈陶思齊任通波驛長

松澗頌趙治書自號

白雲先

目錄

五言古詩

復和王申伯詩

申伯和予詩不會意其言甚悲余心少之又作以終其說

上李照磨四首

酬潘明之

贈禽演周梅鼎

觀水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卽席贈

題曹提領湘靈廟聞樂見燈詩卷

遣興十首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三首

次韻

次韻木冰

次韻景文杭州見寄四首

贈金月華

贈江行父四首

送高經歷八首

孔衍聖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遊山二首

有序

贈穎川趙璉十六首

有序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三首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牧牛圖

孔濤巨源携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酬石林州判六首

送何雲巘

石門洞

愚遠樓

華蓋山

中川龍翔興慶寺

暮過東津館

遊鍾山至八公德水

酬胡古愚三首

題蔣廟

舟中雜興五首

釣臺詩 并序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送敬叅政

山中次韻酬馬生

採藥

贈相士蔣竹山

城東南有虎羣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

三首

種松

對竹

寄友人

用潘明之韻贈陶思齊

又用韻遣興

遊里城栖霞寺衆將遷書塾

蔣聲父和前韻後衆不果遷再用韻

酬吳正傳

五言律詩

莫春郊外

遜山先生挽詩

遊智者寺

贈閑雲屋

戲題智者法師所浴瓶

次韻潘明之見勉之作

蕭兄臨行索詩卽席賦贈

次韻邱以道三首



金先生挽辭二首

鄭夫人挽辭

巴西余年四十

花溪道中

浦川方仲觀入城從學繼入公門今歸侍親

求詩

秋夜

過太湖

偕璉城南晚望

七言古詩

次韻鄭性之遊多寶寺

題延月樓

酬潘明之

聞潘明之來錢塘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贈滕玄一

再贈江行父

有序

酬趙玉相併寄意方存雅

遊龍回寺碧雲堂有何無適草書

次韻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立秋日寄趙璉

題趙氏復墳詩卷

送方存雅遊永嘉

送諸暨俞州判

馮公嶺

題始蘓臺

雨花臺

春城晚步分我字

友人招飲榴花下

七言律詩

送焦楚夫

贈王斗山

謝趙肅甫遺著

次韻潘明之易巾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青田大鶴洲

放棹行

白雲霞觀登積穀山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西山萬象亭

故宮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春夜次韻二首

送余之問赴烏臺

次韻子昭

次韻王中齋登拱翠樓詩

秋莫有懷

次韻王景元春莫

寄許克勤

七言絕句

卽席用蘇世賢韻送郭子昭

社日

哭空谷師

次韻潘明之秋思

舟中贈璉

過西湖

夜過黃泥渡

趙昌甫詩卷

詞

次韻潘明之祝英臺秋思

蝶戀花

白雲先生許文懿公傳集卷之一

滇海後學趙元祚鑒定 澱水後學章藜照閱

檇李後學戴 錡編次 雙溪後學黃廷元較

吳寧後學王崇炳叅訂 東湖後學金 律梓

賦

擬古戰場賦

客有好遊者簾金橐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遙謂皆始於足下蓋將追豎亥之遺蹤繼子長之轍迹于以觀天地之大於是浮河絕江登隴下阪途平馬疾地險車緩或臨深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對景

白雲先

卷之一

物之虛曠每徘徊而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倍  
山陵前阻大江紛灌莽之杳杳鬱叢薄之蒼蒼縱一  
瞬而莫際渺乎其數十里之封疆爾乃心存目想計  
度數量豈古人有事於此遺迹尙存乎渺茫周迴隱  
隱若城郭之遷迤岌隅已壞而塊土成岡頽垣斷續  
綿延將百雉類乎築甬道以取粟於敖倉其汙下而  
漸漬者蓋昔池而今隍毀轅敗輻朽腐而僅存其彷彿  
斷刀折戟消剝而何有乎鋒鏑是時也林木將脫  
原草未黃風颯颯兮吹籟日淡淡兮流光羗四顧而  
無人幾欲去而徬徨就熟路以騁駕兮久而至於野

人之籬落召彼故老而訊之然後知爲古之戰場也  
感慨前修俯仰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忍去者累日  
行戰地弔遺址連井竈綴壁壘守則負險攻或背水  
料勝敗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逝吾嘗緬想英雄角力  
於斯地也發卒募兵聚芻積粟破鉏耨而成棘稍實  
刀劍而貫牛犢實育之士肩摩袂屬勇敵虓虎捷若  
飛鵠一鼓氣作三令容肅雷轟礮石電掣神燾奮戈  
揚盾穿胸洞腹短兵近接鐵騎橫蹙殺氣排空黃埃  
亂目或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集厚陳而制  
勝或懸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絕弦矢不遺鏃積骸

爲觀斷指可掬姑小却以俟後圖宜戢兵而虞大勦以今度古不能盡變化之萬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聲雖百年而猶信宿是以竹樹吞吐烟塵之表目眴眴乎昆陽之旌旗鶴鶴嘹唳風雲之間耳躡躡乎八公之草木月白兮觸體寒天陰兮鬼聲哭彼進取之君爭城爭地而暴白骨如草菅忍使天下之人兄散弟離子孤父獨自夫達者而觀之何異左蠻而右觸也哉方今堪輿塊孔開統拓迹自江左之獻版圖未嘗復有干戈之役遐荒莫敢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睠此大墟固可制井經

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囿於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牢之物於是舞干羽于兩階朝衣冠之萬

國

序

贈李仲謙序

古之教者自里閭至國都皆有學自八歲至成人皆有教其教之之術固詳要其歸禮樂二端而已抑俎豆登降音器歌舞爲之禮樂乎哉反而求於吾心則敬者禮之原和者樂之本然所以動息有存不使斯須去身者正以培植其本原積於中者廣大成全則

其發於外者沛然有餘措諸其事業無不當蓋內外  
交養而相爲用也三代而下教者異法至於以文辭  
誘人可謂外其所當務而今復翰墨詩章論材抑末  
矣東陽縣博李君仲謙旣蒞事執脯修之贄於郡庠  
而某適與之會視其容貌甚溫聽其言舒徐而有文  
庶幾習於禮樂者君故名家其所養有素願推所蘊  
以淑諸人公俾學者幡然知禮樂爲先務厚其積而  
痛抑其末斯善矣東陽爲婺望縣山水佳秀之氣所  
鍾名哲輩出今以經學文章名家者有其人昔子賤  
治邑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矧君掌教鄉邑而  
年且富是宜效先覺之所爲取人之善以爲善且古  
教人者必以身先之而聖賢之闡未易造幸君亦無  
虧一簣之功以率先之將見百里彬彬於禮樂豈不  
盛歟居數日來別求贈言謬書此爲李君勉

送胡古愚序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  
綿延數里巨爲玉山又數十里時爲雙峴經野建  
邑於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稽之  
郡乘浙江之浸實肇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于雙溪  
城南澄瑩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瀕洞

奔放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終至于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爲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果旨酒人皆得以爲利士君子之敦詩書修辭蹈禮者籍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辭宏論凌絕屬卓越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必於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類官今行矣揖而

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君尙在講席其氣粹溫其饑濟踰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躡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



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  
顧實有益於已而止爾庸強自憙撫奇務新力與  
作者爭衡又將轉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  
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  
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  
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爲老佛之說  
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  
善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  
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  
背售其說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  
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送郭子昭序

君子尙志修己以及人不廢學也然下學上達功不  
可畫可仕而仕進退有義故自治常嚴而及人者不  
汲汲學每病於滿與怠自滿者不思益意怠者不足  
有爲如是則所謂及人者豈果有志於行道哉亦慕  
榮務得而已爾進修以爲之本可仕之幾合於義由  
是而行其志焉君子固所願也今之仕者必欲登風

憲之門謂無掣肘之虞得以遂其志暨入其闕乃無所志而可耻者有之矣吾友汝南郭君子昭自浙東憲史遷浙西復升爲御史掾好善惡惡介潔正平所至有聲昔者余與子昭同受業於仁山先生時師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溫厚靜恭不汨流輩羣會無長語晝講肄有條夜執經問辨析理較毫縷率下漏過半疲極俱罷抵足卧覺則復共索所未悟稍閑各言其志思苴漏易弊振奮以邁尋常若是者甚久後雖從仕時相過語不改不遷別五載復會金陵道平生驩皆叙離羣而自致者子昭徧循大江

之南獲交當世君子多隨其高下師尊之友接之所自得者益廣而其正本大綱不倍師說大夫士論子昭當官廉慎有補公道如出一口是子志真可尙滿與怠之心未嘗生而於修身及人兩無愧矣爲憲掾史三考滿秩捧臺符上京都類吏部選調九品官常事爾耳未足爲子喜方今拔類獎賢以子之才何所不至夫年進則責備其德位升則愈大其任惟篤其初志不忘所能而知所亡實於中以應求者不負其名則官之崇卑非所較也余性不喜諂且知子昭最深嘗慕淵路相贈處而余亦爲千里游故以爲贈

送林中川序

漢自蕭何以佐命爲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故終漢世選官多繇吏後雖設科博舉而繇吏進者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指數者班班也而自郡縣吏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震陳蕃王允寇恂馮異趙廣漢張敞輩數十人皆繇是出蓋天地儲材以爲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輔化興治不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昔之進者雖自吏選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禮尙廉耻謹節行故能師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操筆書牘玩法舞文而已聖

朝混一之初革文華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選官頗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叙遷可計日以俟進其任用之重蓋過於漢矣故得人有爲名公卿大夫亦不愧於古永嘉林君中川久故儒家抱問學而業吏自縣若州累升至於郡來是郡居數載徧歷諸曹上官稱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每訪余爲文字交言疊疊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新語政事則優柔純熟不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滿三考佩<sub>被</sub>省符領州縣幕常事爾<sub>耳</sub>可計日而取也以君之才宜有知者豈久拘閔常文而局縮於此耶繇是

而爲大夫卿公亦豈異哉今大府循例更調天台夫瓊臺華頂桐栢石橋皆山水清絕奇勝生平欲嘯傲其間而夢寐未能也君或以無害督部邑當窮極幽處融其景物寫之聲詩因風以示使得卧而游之亦幸甚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爲詩者皆歌以贈某訥於辭姑序此爲別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先王之教民何如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民八歲以上無不聚而教之下責於大夫士與閭里之長上則統之於大司徒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廣

見聞孝弟忠信之實以敦德行故賓興以示勸簡絀以致罰夫以下民之微而使天子之上卿拳拳教之者若是其爲意益可見矣近代以文辭取士而不考其實惟務雕鐫鏤刻破碎支離詖淫邪遁之辭靡所不至六經之道或幾乎息矣聖朝敦尚實行放斥浮辭固學者之所願也州若縣皆有學立師而教之抑彷彿古者之遺意歟尉君彥明北方之學者也來江南且十年艱難險阻雖屢嘗之愈自篤不能變其守故其發爲聲詩慷慨感激清俊奇偉時論稱之明有司舉而升之授以開化文學開化三衢下邑也其山

水之秀人物之盛彥明必能取之以為吟咏之資固足以適其性情然愚所以望於彥明者不止乎此夫古之設教者乃古大司徒所統之職位雖卑而責實重况古之受教者比屋皆然今則惟業於儒家者耳受教者多則成德者眾受教者少則責效也嚴故教之者亦當百倍於古教者之功可也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彥明必能舉是而教之使立於館下者皆知求之於經驗之於已誠立行成濟然為東南文學倡豈惟如是而已哉秉彝好德之良心人皆有之將有不待教聞風而興起者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彥明其留意焉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許大岳之胤也其先出自神農周武王封文叔而國於許其後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為氏漢唐以來代有顯者而太史氏之譜牒不傳其世次蓋不可得而考焉然凡今以許為氏者則皆文叔之裔也克勤生於真定雖阻河帶江相去數千里要其始固吾族也其侍親宦遊而南來能自奮勵好學不倦孜孜汲汲於文字間者有年矣謂學者將以行之嘗少試於三衢清獻書院引誘後學循循有道有司為其賢為其多

聞也舉之於州州升之憲府以考其實上之宣府以授其任今俾之分教新昌以克勤之才之美而爲之蓋綽綽乎有餘裕也抑愚嘗有所聞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况小言破道小辨害義克勤之賢當不止於博聞記問而已若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有六經四書在君其熟味之以求聖賢之功用乎今駸駸功名之會將挈挈而行矣某於克勤年雖若兄弟而其議論文采皆非所能及旣忝同姓又辱同門於其行也敬書聞於師者送之不惟祈克勤之不忘斯言而某亦欲以自勉云爾

送遼公平赴武義教序

武川居金華上游地狹而土肥有高山茂林所產者棟梁之奇材東南之美箭故其民富庶而風俗勁急舊爲東萊先生講業之地其流風餘教猶有存者士大夫能道詩書通古今者徃徃有之類宮承前代之舊歷年之久幾不能蔽待風雨前後掌教者雖欲經營葺理之而屢不果昔者吾友掌教是邑歷歷爲余道者如此今遼君公平徃而繼茲斯職也當講明道義以紹東萊先生之遺風興起學校以光前人之舊業尚勉之哉遼君年富而志廣好學而有文以大材而居白雲先

小任其德業必有足聽聞者某當洗耳以俟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

記代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人稱之曰遯山先生婺之義烏人曾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妣某氏先公生於宋淳祐癸卯四月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存

翁鞠爲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調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奉國軍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至元混一區宇搢紳交薦授從事郎定海縣尹轉承事郎同知

黃巖州事再調仙居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浮梁州事秩滿引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先公性頽悟於書無所不讀研窮精深博而能約存恕翁從久軒先生得考亭之學家庭夙夜問辨理融心會政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弟稱于人人爲政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明決平允興學勸教親爲督程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恕翁謂濟人莫如醫先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者日常數十人皆爲詳察熟慮而活之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隣之貧者不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卒于家年七

十有一鄉之遠近無間親疎皆哭出涕始娶同縣黃氏先逝生男益亦夭以仲兄州判諱某次男某爲子父命也繼娶東陽李氏戶部尙書大同之孫女生二男某某一女適李某庶女尚幼孫男六孫女四臯高節書院山長繼善以蔭補官未調某等恐死以延祐乙卯十二月丙申塋于前周山之原先公文章行于世士大夫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于立言君子以銘于墓謹叙姓系官閥納諸壙嗚呼哀哉孤子某等泣血謹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公諱庫祿蒲姓石抹氏遼陽大寧人契丹太祖后蕭氏能用兵太祖併一諸部擊滅隣國侵軼中夏以大其國家后與有力焉故世后皆蕭氏而蕭遂爲右族金滅契丹易蕭爲石抹氏公四世祖庫烈兒閔宗國淪亡誓不食金粟率部落遠徙窮朔以復讐爲志曾祖脫羅華察且招來懷輯徒衆益盛祖野仙饒智畧喜騎射年少任俠尚氣金聞之欲縻以爵深晦匿以自全太祖皇帝龍興挺身而歸出奇計單騎掩取金東京金一旦失於重鎮遂震讐莫能抗王師從下北



京定幽燕席卷青齊收地數千里拜御史大夫上將軍特將擊蠡州死之父查刺剛勇善射有父風先是大夫募豪勇士爲前行號黑軍所向無敵嘗曰將之至是仍受查刺公御史大夫領黑軍從下平陽大原降益都南征力戰克敵直取汴州從征南京先登以功除真定路達魯花赤兼北京路達魯花赤公其長子也公生而卓異幼少嬉戲不與諸兒伍出語輒驚人及長魁梧俊拔有大志關弓滿二石畫的于侯方寸去百步射之無不中繼發必破其括從兩騎逐兔北野山遇樵者奔曰虎纔方負嶠慎勿往公不聽馳而

前虎踞地大吼從騎失色公戒毋動獨按擊復行直虎十步止挾矢以待虎躍而起引馬少避一發中其吭以死斃喜交士大夫論古今治亂忠臣義士必慷慨感激至事之幾會前人所處未善以片言發之切中要領雖老生嘆莫及襲父職授總管黑軍上知其才降制畧曰起本將家致身戎伍祖野仙有展土開疆之效父查刺著攻城畧地之功尚克前修勉策後效黑軍素畏服公旣領事推誠撫下不弛不苛練習淬礪常若赴敵戊午歲攻宋襄陽樊城晝夜苦戰與從弟度刺立雲梯上直衝其堞公手殺十餘人度刺死

之中統三年李壇反淄青公從東討壇濟南分地以守壇劇賊皆精悍數出兵奔突公常陷陳斬獲以剄其鋒後獨不敢犯公所部帥衆攻城盡銳而進城上矢石雨注公不肯過中飛矢卒軍士奪氣聞者愴惜之時年四十有一公之用兵不師古法而審勢知變出奇無窮人或謂公曰爲將當運籌發縱蹤左右三軍以逸使勞而可以制勝公每臨陣喜先卒伍得非大將所爲且復有矢乎公曰惡死好生人之情吾不用斧鑕驅大夫士不以身先之誰肯捐軀以致命邪且男子當援抱死事書之竹帛炳炳然後世豈咕咕死

戶牖下效兒女子乎我嘗聞漢伏波將軍誓以馬革裹尸真丈夫也蓋公平昔之志如此而終以是歿悲夫公娶蒙古氏子男二人長某嗣職次家兒豐縣尹卜是年某月某日葬興州書金山公德業當書于太史氏而孤某亦將請于立言君子銘其墓道謹爲次第其行事大致如此以備采擇焉謹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穎川因家焉至元十三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役副帥宋都得授以兵降臨江下吉州與有戰功時江淮初附

宋氏復奔于南吉之獷民假義稱兵公以帥命往討道與賊別部遇公設伏橋下而燬攻其前賊趨橋走伏發皆殲焉遂往禱其屯賊知之遽引衆出與官軍道殊謀知賊已過還襲其背擊敗之斬其渠帥徑前覆其巢散其脅從州遂以安鐵面軍王昌誘初附五營衆爲亂事露株連五百餘人皆論死公爭曰此屬特誑誤非始謀今悉誅之無以安反側不如侈其渠而撫其餘統師從之事乃定累多賜金符提舉瓜洲渡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總管府治中州之清化聚衆爲盜區公計與屯田迄今寧息在郡七載解去

卜居儀真杜門閉十又五年延致導江張先生須講明伊洛之學潛心探索究其指歸行孚德懋顯聞于時大德五年遂以選起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先四年部郡鎮江旱蠲民租九萬五千石既而以飛語復徵民無從出則勞暴求辨辨公始蒞職臺移覆其當僚黨皆懲謗前却公獨奮然自以爲任按行驗實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于江陰飄溺廬舍居民存者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司以言上未有報嘗拒不聽公曰災異若是民煩於死寧便文字營爲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坐之不以相及

也遂發如干石賴以不死者十七萬人而沉骸腐齒亦就掩瘞昔汲黯以漢朝貴近臣持使者節便宜發粟歸對孝武片言陳謝上雅敬重黯慰諭不責也人猶以為難謂義而知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大雨水蘇秀常潤咸被其患公巡部勸分饑食徙復且督修圩堤以防後災居職踰三歲刺姦發庸不憚強禦凡以為民者人能言之遷江南等處行御史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饑郡縣財粟俱殫獨徵賄積臺者為錢猶數百萬公請舉以賑民長僚固猶豫未決微有所論公輒正色爭之中承廉公語解其間公爭

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為忤退謂人曰吾佐得趙君尚何憂國事哉行之一如公言若公固所謂義形於色者也而廉公之絀已從義不矯以不忤且誠以為得亦難能哉權推二公之道可行於天下惟公無私而已召拜御史臺都事極言朝廷百官宜各共厥職以起政事識者躉之今上時在東宮雅知公賢深所禮遇嘗以字稱之不名也居一歲間公告歸除瀨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宮辭上獎諭再三賜以衣段使自擇其宜者而親舉以授之致恩渥焉其見知聖朝若是越俗多遽喪稽葬公導之以禮莫白雲先

敢弗舉禱雨而雨祈暘而暘心與天通舉不違義人  
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與前按察使  
劉公仲修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  
甫及七袞卽致仕而歸君子以爲勇可以勵苟得忘  
退者矣公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舟自淮入河至臨  
清時山東歲祲公建議此有餘粟彼有困民此皆縣  
官赤子且舟載不載勞費等耳宜以有餘掾不足行  
省是其議乘便漕致粟五萬石民賴以蘇其自任類  
如此其在都臺有選吏以才格與憲銓常出入門下  
深自媒公一不顧及已除官公不以告直謝遣之其

人大恨久知之乃大服昔漢孝武時號稱多才或以  
智謀或以勇功或以文學刑名濟濟鏘鏘初朝廷  
可謂盛矣而汲黯獨以亢直處躬孤植其間以帝之  
雄才大畧輕視羣臣至不冠則不敢見黯雖以言中  
其病祇謂之戇而終以社稷臣待之淮南謀亂擬漢  
廷羣臣公孫弘之徒猶發蒙而所憚獨黯爲之低回  
不發者久之觀黯之才似不羣臣若也其事不大施  
也而見重一時取信後世者如此其有以哉若春秋  
大爲閑孟子所謂大人者黯近之矣某不佞被遇於  
公式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其所如益公之爲  
白雲先

人剛毅正直獎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爲政知大體汲  
汲以教化風俗爲務而清廉乃其餘事觀其志苟分  
義所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其心雖立朝未久業  
不大施而事顯節完浮於人人其行已大節似汲長  
孺而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茲  
謝事願神純嘏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  
無窮固不待鄙述而後明然知而無稱厥心歉焉謹  
采公行蹟次第于編若夫一言一行雖足以爲稱非  
大節所存則畧而不書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之  
心之德不可以言盡也後之載筆君子或有攷於斯  
能卽其事以求其心於其所已施以觀其所未施則  
公之心之德亦豈難知也哉

白雲先生許文懿公傳集卷之二

滇海後學趙元祚鑒定 澱水後學章藜照閱

樵李後學戴 錡編次 雙溪後學黃廷元較

吳寧後學王崇炳參訂 東湖後學金 律梓

啟

荅潘明之啟

辛亥歲以厚幣相招欲使設學家  
塾辭之繼書來欲不設學而受幣

許某啟伏以賢如鮑叔知管仲而分財貴若陳蕃禮

徐鄉而下榻古來交契素尚心孚雖云同氣而相求

蓋亦善交敬而可久拍肩執袂以為合莫逃子厚之譏

巧言令色鮮矣仁宜服仲尼之訓責善者朋友之道

白雲先

卷之二

爲利乃盜蹠之徒歲在龍蛇始識荊州之面目陪燕  
喜寧鄙牛醫之兒入幙爲賓升堂拜母挿架三萬軸  
許觀人間未見之書主家十二樓時觀帳後所列之  
樂反覆究六經之蘊奧上下謨千載之興衰風雨對  
床煙雲入筆類律呂之相應曾頃筮之不如豈麾不  
去招不來必進以禮退以義某窮鄉晚學下里陳人  
丁世路之多艱備嘗險阻入闌闔而僑處何所見聞  
慕古道真若望洋得碩師不能卒業哲人其萎矣無  
從挹座上春風至學難知哉祇徒映窓前夜雪心思  
既竭寢食屢忘嗟四十而無聞斷此生而休問貧無

儋石猶寄鷓鴣之枝誰有籛金姑挾兔園之冊已踰  
十載所得幾何寧甘弗耳以騷心尙勝沾體而塗足  
豈謂故人之垂盼忽厯聘幣之下臨昨已引辭實坐  
牽制載酒殺從學楊子雲詎敢拒之有車轍在門陳  
孺子亦所喜者言之諄復命更丁寧最後錦箋之褒  
詞仍許素飡而無位載色載笑食豈無薛公之魚且  
戰且耕世寧有揚州之鶴此蓋伏遇明之少府聘君  
英資挺特德性剛明不倚富而驕人肯折節而下士  
襲傳家東萊之舊學讀淑人紫陽之遺書此秀才展  
拓得開積誠意豈有不動筦庫飽韭溪之風月冠綬



爲花縣之神仙薦剡先馳飛騰可冀暴公子之名聞已舊宜被繡衣而來劉更生之學積既深終植青藜而照然以軒冕爲餘事長抱簡編以自娛重煩行人之再三欲得愚者之一慮如某者卑污無似齷齪自將謂居交際之間宜急義利之辨龍門深邃倘能容俗客之登魚書殷勤勿復通方兄之意其爲報謝罔暨敷陳謹具啟事捧詣堦墀祇候塵謝伏惟垂慈俯賜鑒念不宣

上憲使劉約齋啟

辭舉茂異

一經猶抱懼皓首而無成三語初投喜青霄之有路援

立身何似知己難酬伏念某家故業儒幼嘗承學屬宇宙之遷變致身世之羈孤鄴侯萬軸書已成煨燼之末顏困五十畝竟歸無何之鄉甌幾生塵席不暇暖日忽忽其易暮心遑遑而何之欲奮蹇足於長途思繼先人之墜緒孫窓挾冊與曉雞而俱興韓堂挑燈對秋蟲而共語淡乎無味得不償勞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庵之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跂夫子之牆而見宗廟之美携手提耳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譬爲山方覆一簣而進俄哲人夢奠兩楹之間欲爲托白雲先

驥之蠅遂作喪家之狗更嘗鑽仰終止謬悠僅不失  
身無能改德放深林而友麋鹿何異囊中之錐集敗  
甕而鳴醯雞有來戶外之履祗餽其口豈好爲師不  
圖擅高科之美名而乃出崇臺之特命得非所望聞  
之若驚雖率土之濱莫非臣然中人以下難語上何  
寒士帡幪於大厦實化工幹運於洪鈞爲其不求是  
以見取惟茂材異等之舉始西都漢元封之時必先定  
於鄉評然後借於計吏益多得特達清修之士寧容  
廁尋常闖茸之人是豈虛名欲副實用欽惟大朝立  
法而遴選亦舉前代故典而設施取之者聞所聞已

縻好爵將俾之覺後覺容可素養自孔子而下君臣  
之職分則學校之官教育之責重人之大倫有五義  
所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糅雜物理  
之貫通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是爲博文之要  
主持敬以收復禮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足目之俱  
到是須自得於已而後可及乎人詎謂下愚可當大  
任是以背翻愧汗面發赧容維鵠在梁預知被服之  
不稱彼鴉集泮終見倚席而無堪勿謂兩生之高恐  
貽多士之玷洵信非長語允出衷情茲益伏遇憲使詹  
事資政相公約齋先生中夏鉅儒三朝碩德氣和而  
白雲先

行粹心正而意誠疏太傅之官雖成寧許出關而歸鄉里暴公子之名已舊今睹持斧而來海瀕濱暫爲一道之福星將作八荒之霖雨蒞政伊始求才爲先門不停賓座無雜客遂使蓬蒿之迹亦居桃李之蹊某敢不深感盛心大究所學簸之揚之糠粃耳此時恐有累於高明淬之砥之于將成他日或可歸於陶冶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

回潘縣尉啟

薦鸚鵡中丞之疏敢盜虛名烹魚得故人之書有慚善頌褒語過榮於華袞交情未絕於布衣光粲珠璣

春回蓬華七襄莫報三復深藏藜惟某官積善之餘流芳甚遠攀龍鱗於南國喬木之家獨存展驥足於西淮甘棠之茂故在有先覺親涵泳於麗澤宜後昆益浚治其深源左圖右書窮往古來今之理朝經暮史非尋章摘句之儒稟賦抱剛明之資變化成精粹之氣學惟爲己言必驚人久盤礴於胸中時發揮於筆下錦心繡口將追韓杜之踪鐵畫銀鈎欲接鍾王之武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游戲假莊生之寓言不私其身將用於世登青雲而排閭闔萬里壯遊紆墨綬而佩銅章一官自試謹出納之司而會計當習白雲先

平準之書而輕重通暫停溟海之鵬程小聽華亭之  
鶴唳方聞名之籍甚忽賦詞而歸來謂宜綴視草之  
清班乃復作爛柯之仙隱江山行大猷之政北部應  
無狐狸漂水傳孟郊之詩西臺當有鴻鵠念某天資  
雅魯學問迂踈道則高美若登天不可幾及邇出涯  
涘而觀海奚以自多顧方仰彌高鑽彌堅豈謂德可  
久業可大鷗鳧野性浮于江湖則誠宜駑駘短材加  
之羈勒必致蹶雖無吟風弄月自得之樂亦有傍花  
隨柳適情之遊夫何爲哉如斯而已固敢要鄉黨之  
譽復懶曳王門之裾誤動長官之知厘此秀才之舉  
已非素志徒增汗顏踰垣而避豈自高掛瓢而飲亦  
可喜昨已投書而辭謝忽承賀語之殷勤感極而慙  
懷之弗替某惟知慕學寧冀榮身沮溺之道非中庸  
亂倫焉可孔孟之言有天命躁進何爲復有誨言幸  
毋棄我

賀趙淞澗除行臺治書啟

恭審北闕傳宣南臺貳憲橫榻異數沐雨露於九天  
簪筆總權凜風霜於寸道小人破膽君子彈冠伏惟  
某官浩氣蟠空清規照世由學而大中局全以體仁  
無欲故剛外物不能屈已見善有如不及除惡惟務

蘊崇既尊所聞行所知使頑者廉懦者立橫流砥柱  
疑事元龜馳別駕以開衡岳之雲鼓歸棹而載湘潭  
之月敦詩書說禮樂樂以忘憂制芟荷集芙蓉確乎  
不拔產棟梁固爲時用豈邱壑所能久留允稱臺中  
之評起持浙右之節風飛雷厲鬼泣神號澄清登車  
破吳會姦貪之黨便宜發粟活江瀕阻饑之民當道  
適逢於豺狼燄■逢於鷓鴣解紛糾於盤根之際  
還舊貫於立談之間至今去思傳爲奇事峻躋烏府  
高泛紅蓮謂分司處荆揚之遙俾舉職居京畿之近  
受知明主亟稱直臣使者被繡衣上注意海邦之右

天孫織雲錦親承恩香案之前威感山川光生原隰  
七郡遽興善治列城自無冤民行屬縣而雨隨祭東  
門而暘若所操公溥自契神明進陟副端實符衆望  
昔在廷皆知憚黯今弄印無以易堯白簡絳驪耳目  
暫司於察視內屏黃閣腹心有待於論思人所共期  
理之必至某愧識韓之太晚辱知管之最深鯁生得  
上於龍門欣逢盛事賀客敢私於燕厦用布歡悰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叅政啟

恭審渙奉明綸升叅大柄坊外開政府任尤重於洪都  
高炳台階輝旁周於南海除書甫下迓吏斯來切惟

天朝分省之規蓋循晉室行臺之制德澤欲加於萬里嘉謀兼賴於衆賢肆選真才共興善治得人無競有識交懽恭惟某官奕世簪纓在庭詩禮溫良豈第藹和氣以接人中正直方肅秋霜而蒞政仁心及物雅量鎮浮究元經一字之微大闡乃翁之奧學萃正史百家之義親承外氏之遺文皆自得之筌蹄庸發揮於事業廉貪立懦澄源清流出阜邦財優游煮海之利貳司國憲增重橫榻之威均賦貢於版曹進樞謨於宥府從容引退簡眷益隆持斧來海瀕勝之之名舊矣攬轡清天下孟博之志慨然惟舉宏綱豈苛

細物去良苗之稂莠新泮水之宮墻原隰光生狐兔迹掃私喜福星之徧照俄驚化雨之遐沾毗贊鈞衡暫處藩維之遠燮調鼎龜遊居廊廟之尊某自揆迂疎誤蒙顧予欣聞異渥已陪燕賀之行欲旣懽悰復贅魚緘之贊

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啟

北野四世祖御史大夫開國元勳南方之役  
侯聞命立行與小校三人晝夜兼行八日至  
頓先是諸軍會者數萬萬戶十餘人皆顧望  
莫肯出兵侯至詰前失自從輕軍衝盪擣其

巢穴且與衆預定滅賊之期後皆如所料都  
帥命諸將羅拜以寵之

許某啟恭審征蠻任重平蔡功多勇而有仁鼓三軍  
之士氣筭無遺策奠千里之民居露布升朝凱歌載  
道嘗謂兵雖凶器武以止戈堯舜時雍且命臯陶作  
士虞芮既質猶迎太公爲師居安慮危有備無患故  
於農事之內卽寓軍政其中蒐狩在田已辨鼓鐸錡  
鏡之用芟閔爲陳復閑坐作進退之方靜足相維動  
而必克後世募從之制起三代詰糾之政荒聚不義  
而授不仁忽者敗而貪者破效死則可爲也不教是

謂棄之然而勇不在師智當謀帥能將則多而益辦  
善戰則弱可敵強自平吳而論功已修文而爲治桃  
林牛華山馬武事何庸郊敷鳳宮沼龍休徵備至方  
四海之咸若俄一隅之震驚豈芻牧之失宜致草竊  
之肆毒固將安潢池之衆柰久聚綠林之羣天討有  
加官軍旣集當決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深居欲尚巧  
遲斯養虎以而成患不如乘勢將縱賊敵而遺誰顧方畧  
之如公宜簡知而有命恭惟某官山河間氣宇宙英  
風擊南溟之三千吞雲夢者八九備哉異器篤生名  
家漢室龍興鄴侯之功第一周官虎氏丁公之爵幾

傳學泉流而淵涵思雲停而水止垂弧有四方之志  
投筆建萬里之侯說禮樂而敦詩書在軍旅不忘俎  
豆以其餘力旁及百家談多戰而何窮事應機而必  
中令下之日行不違時服矢韋弓素學固萬人之敵  
披甲上馬用奇將三騎而從視彼金中之魚小試囊  
底之智司馬八日至關右神速折新城之陰謀光弼  
中夜入洛陽號令變行營之精彩披地圖而知險要  
數軍實而簡卒徒間謀既明姦詐盡露肆衝突而莫  
禦漸散離而就擒徵側游蒐須伏波而可滅智高小  
醜待武襄而後平剪除鱷鯢廓清烟瘴戒干戈之載

戢懼玉石之俱焚亦有旄倪甘從俘虜名見諸侯將  
皆滕行而入門右招十九人設血飲以成事出川如  
舊烟火復安競笳鼓而歸來羅橐鞬而迎拜人爭趨  
而賀戰勝公自退而不言功麴鼠甚微豈盡千鈞之  
發海鰲能巨試看一鈞而連有深蘊而未揚寧淺窺  
之可測我知已審言太非諛某與鹿豕遊後燕雀賀  
聞鷄聲而起舞焉用腐儒銘麟閣而贊勳以俟君子  
無從抵掌徒切傾心謹具啟事塵賀伏惟台慈俯賜  
鑒念不宣延祐二年十一月謹啟

文



復張子長文

二儀埶北萬彙阜蕃氣立乎表人生其間行形質之  
正賦性命之全軀七尺而克塞宇宙量方寸而包括  
乾坤備其體而極其用唯聖人其至焉若夫哲人知  
幾君子務本微顯闡幽探蹟索隱相彼稼穡基此耕  
墾步終海岳足始尋引戰戰兢兢勤勤懇懇豈曰能  
賢惟懼不敏蓋其一心危微萬變叅伍下噐上道來  
今徃古融一理而會通貫萬事之旁午學不究於至  
善人雖生而何補爾乃及身而誠修己以敬心存道  
德膺服謨訓期不違以樂顏必有事而希孟欲內外

之兩得豈口耳之四寸及乎心廣體胖面晬背盎知  
本先而末後乃旁通而曲暢稽理亂鑿興亡涉百氏  
獵騷莊或遊戲翰墨或發揮文章旣自得於黽勉隨  
所徃而徜徉其家也甕牖華門水飲蔬食秋燈簡編  
春雨耒耜入則家庭無間言出則鄉黨有美譽吟風  
弄月總閑情隨柳傍花皆樂意其通則致堯舜達禮  
樂振遺音迓淳樸富貴若固有俯仰無愧忤然藏噐  
待時居易俟命靜而有常動必以正不矯矯以潔身  
不汲汲以干進嗟小人之務得非君子之所性至於  
呶喔呢訾卑流熾趨望塵下拜自鬻上書營蠅苟狗

羶蟻餌魚勢引利導誘身辱名污何其謬哉亦有僞行  
釣譽假隱求知世俗易罔君子可欺少室索價北山  
勤移亦何取焉顧余下學慕古莫企小從大違寸進  
尺退功期九仞業止一簣晝荒遊而放心夜起舞而  
攘袂道途修阻天更長歲月蒼茫水俱逝以爲詭隨  
非計便佞之非才稽往事以慷慨懷良辰以徘徊苟有  
徇以達義寧不俟乎良媒何好友之未遂乃飛書而  
見識美子夙知尚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騁史籍雖百  
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掎撫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  
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墉隼之可射尚宜致廣極高

抑鋒止銳茂葉發於深根大聲出於宏器誠既積而  
莫揜道何遠之不至殷勤畢余言庶幾感君意

代副使趙公祭札忽罈平章

惟公稟天地之清氣爲一世之大人工師之表國家  
之珍學備體用心抱經綸剛健如中流砥柱屹立而  
不可屈廉介如秋霜夜月精潔而莫翳以纖塵小人  
望之以爲毅然不可犯君子節之則粹然春日之溫  
居家制行夙以孝聞非惟日有酒食之饌必婉容養  
志以娛親其出而仕也以澄清天下爲已任進而升  
於朝也拳拳於堯舜其君民兩總憲綱繼貳衡鈞面

折廷爭有回天之力垂紳正笏立於堂陛其精神風采足以厲乎大臣退惡惟懼其不遠進賢惟恐其不伸銜命而使於四方見巨姦大慙必去之如農夫之務於芟芸位居廟廊之上而一區之室僅可以容身儲無儋石而飯蔬飲水一童僕以自奉惟事親延士則曲致其殷勤嘅清時猶或有虎狼之橫道欲起而驅之庶幾乎風俗之淳固將盡其忠節柰適嬰乎逆鱗被之以榮祿之美號俾調燮於萬里之岷岷扶老母携幼子跋涉於中道積憂勤惑霜露竟長逝於淇水之濱逆旅蕭蕭傷哉公魂公之生三十有九年而清名巨烈足流芳萬世者克塞乎乾坤死生壽夭貧富窮通固天之所命亦胡不憇遺以福斯民公孜孜爲善而造物者報之乃如此彼蒼蒼不可問而幸有此不死者存天下有識者蓋莫不爲公惜某昔嘗受知而引置公之烏幕今尤憤惋而悲辛某司糾南邦不獨匍匐以發一慟臨風遙奠以薦其蘩蘋靈無不在來鑒盤殮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巍巍神州正氣所鍾篤生異人出爲鉅公惟公之心既明且通惟公之學全天之衷學造其原知至理窮

用先其本孝弟盡恭親闡豫悅閨門肅雍復以是心  
移之於忠集賢職近樞揆位隆屢司邦憲穆如清風  
非苛而明非察而聰美必將順闕則彌縫孜孜奉國  
蹇蹇匪躬移疾勇退引亟將徵庸文章滿家星宿羅胸  
退然外巽浩然內克近而卽之春和日融人登公門  
延欸顛顛不棄薄德不絕童蒙入聽公教荅問撞鐘  
出醉公德如酌醇醲有夷之清其量能容有惠之和  
介存於中小人自遠君子所宗未周六甲炯炯雙瞳  
胡厭斯世入于幽宮既富康寧好德考終令聞廣譽  
南北西東有子承家克踐厥宗公其不死人毋哀恫

某昔受公知化冶陶鎔座捧簡白池泛蓮紅司察東  
南踪若飄蓬既聞計音已越秋冬遙陳一奠蹲俎不  
空酒殺芳香粢盛潔豐山河阻深虎豹蛟龍魂神應  
感萬里皆同颯然來享去匆匆潛然出涕不知所  
從

祭朱治中文

天賦異質切磋早成握珠抱玉赫然有聲龍門峻深  
風雨一躍出衆賓筵坐資畫諾乾旋坤移卽捲卷而懷  
婆娑山林肥遯日嘉伯夷既歸伊尹亦聘欲潔其身  
豈義之正美錦能製屏星列乘威行惠孚教興訟平

棠陰已成菊圃方樂金章望門舟移夜壑酒醪鍼石  
 遺愛在人此心之推一事之任公之文章光始奮發不細  
 人知子雲寧侯後世丹旌翩翩將返故宮魂無不之  
 來鑒予衷

書

上宋經歷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致書經歷先生閣下

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則念之夫庶民至眾也焉得人人而察之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謀猷有小大事為有難易所守有誠偽難制者心也難明者理也難窮者事也以難制之心究難明之理而應難窮

之事或中焉或否焉未能定心而不外求者類然也人豈易知哉故大禹曰知人則哲為政以得人為先雖十室必有忠信况大邑通塗肩摩袂屬豈無遺逸而在下者上之人不能援而進之使之阨窮而莫敢告是之謂棄才舍有所藏用有所行而乃招之不來挽之不進知自潔其身而不為天下慮悵悵乎木石居而麋鹿友是之謂亂倫或援之或推之不度其德量其力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囂囂然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惟恐自鬻之不克售實乃嗜利無耻之人耳是之謂不知命棄才不可也亂倫不可也不知

命尤不可也君子適其可而已某生三十有六年矣少經喪亂及長奔徙流離艱難險阻無不嘗之三十而知學聖賢之言是謂信義是求猶望洋而莫知所止企宮墻之美而不得其門惟無先人之廬以蔽風雨負郭之田以供饘粥故日與嗷嗷者甘於嘒耳騷心以自給其敝緼藜糗亦冀教學之半而有進於萬一焉耳先生過聽將謂有所抱負乃欲引而置之掾史之列其亦欲免其凍餒而已耶抑將有所任使而望其有補於公道也夫某以雅魯之資遲莫之學而先強仕之年處激揚之地其不殆於事也幾希矣古

之君子未嘗不欲仕道可以濟天下德足以致中和自修者已至然後思及乎人然豈汲汲於進哉未至於此而且汲汲焉則爲貧爲養者也爲養爲貧而仕抱關擊柝可也乘田委吏可也浙水東七郡戶不下數百萬食祿者千餘人利害休戚進退黜陞皆係乎一司而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澄源而清流彰善而癉惡樹之風聲而示之成憲其爲任莫重於此者矣某鄙人也而謂可使贊畫諾於其間耶不幸少孤而不逮事雖欲養誰爲養養身之資則食其力以自足顧敢見得忘義而爲知人之累耶若夫和而不流剛白雲先

而無虐孜孜爲善諤諤在庭大府豈少其人哉而某則未能也勾稽簿書署名案牘行入步趨進旅退旅伺官長之顏色爲喜懼尸素而優游者閣下何取焉而某亦以爲愧也夫鳥俯而啄仰而窺終日經營而不能飽其暮寄於一枝而有風雨之憂鷹鷂之虞方且搶然而飛嘎然而鳴悠然而自得也主人見而憐之網羅而得之致飲食之振拂之置之華堂之上而日寓日焉視其毛羽日益衰光彩日益散蓋其樂放曠而畏拘檢也故政不若任其性爲愈爾某之志有類乎此故薦其說以終之願先生垂察焉某再拜

上李照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彝齋先生閣下學道之爲道難矣哉洙泗諸子親得聖人爲之依歸諄諄然命之者至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深如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物不能齊也聖人之道大而公故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橫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顏子明睿純粹故與之言終日不違曾子篤實深潛故獨聞一貫之旨顏子早沒其學不傳曾子傳之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明自餘傳之愈下則不能無弊豈惟不傳至莊周荀白雲先

卿李斯之徒而後有失也雖親爾矣之其語言有不  
能肖於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之類是  
也所謂學優而仕者誠是矣而謂仕先於學可乎仕  
者上致君下澤民匹夫匹婦不獲被澤自盡則責有所歸  
其可嘗試哉雖然子夏有爲言之也列國大夫世襲  
其任蓋有未學而食祿爲政者矣然不明所以立言  
之故使後之急於進者指此以文其不學之過其弊  
乃見爾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開也謂吾斯未能信  
則子說由也謂何必讀書則子以爲佞曾子之學自  
格物至於修身然後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明乎

善至於民不可治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視  
子夏之言大有逕庭矣某有志于學未得其門而入  
者也貧與賤乃命分內事爾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  
也夫有志於進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足迹未  
免於數數強者則進捍闔縱橫之說弱者則爲卑疵  
熾趨之容甚至而苞苴之行筐篚之遺蓋不如是則難  
乎其進矣選之以公用之而當者蓋千百而什一也  
先生自洙泗載道而南利欲之私無所撓於胸中奔  
走之徒無自紹於門下某每介于賓階而奉清談者  
惟道德性命而已仕祿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  
白雲先



之謂某有知己之道則可矣而於某之心則有未察也故敢爲矯潔之行以要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可行者懼蹈夫仕優則學之失耳假之數年得以饜飫乎六經優游乎百家參稽於史傳全鉛刀之利庶幾乎一割焉其成與否則天也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之風而欲以是干青霄薄飛鵬不爲蜩鷲之類也幾希矣某何敢焉某再拜

答吳正傳書

大易畫而人文開典謨作而大道著聖聖相傳至夫

子而大明孟子歿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其流朱子放而極於海可謂光前絕後宜其悠久而無息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豈少其人

能升其堂而闚其室於今幾何人哉去其世若此未遠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道孔子集其大成中雖有晦明無害也孔子之道朱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無害也今朱子之言滿天下誦而習之者既多安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子者亦未須預爲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誦之若操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俛俛乎無所

底止方憂已之不暇尙敢憂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之於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旣已得其要領矣方且遑遑若有所不足諄諄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求熠燿之助也雖然辱交旣深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言無不信來書之云云蓋亦真以爲有所未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於富寡而求於多固宜矣某之才之學不逮於足下遠矣而且以是來蓋將警省其昏懦鞭驅其駑怯真不屑之教誨也奉教以還三復吟誦初躍如其喜且惕然而懼故遲而不以書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爲疑蓋深惜暗投其

珠耳姑誦聞之於師者以復足下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爲儻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許旣而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於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

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  
不爲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  
其可踵而爲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  
兩事耳講問辨詰朋友之職也至於自得之妙力行  
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  
不可謂無志於此足下於斯函者涵泳從容精修力  
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  
之德深矣

上劉約齋書

道於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與否則存乎人

均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  
有是非也人於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  
爾昔者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於上天下之人莫不  
服其睿知而懷其道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  
然雍雍熙熙囿於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  
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爲  
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清明之氣常少而錯  
糅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清純而  
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之  
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

之心爲心而亘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  
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  
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爲不可  
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乎人之明不明  
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於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  
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  
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意  
豈不曰吟咏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德  
應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於春秋而取法書也易  
禮樂詩循天理緣人情品量節制猶若有意爲之書

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之事實爾孔子恐史之所錄記  
善惡混殺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  
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  
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  
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  
弭其禍亂無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  
善也是故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  
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  
全書爲萬世之師法綽綽乎有餘裕雖火於秦而沒  
其半未害也後聖人而作史者法於春秋作編年而

生集卷之二  
不敢加褒貶法於書每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而去  
惡况傳聞之謬誤考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揆之於理  
其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之聖書稱明峻  
德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爲堯舜同出於黃帝著於  
帝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從曾祖姑配曾族孫也謂之  
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謂爲殷之仁而  
劉恕輕信以爲微子抱祭器歸周列於外紀以殷王  
元子殷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謂之仁  
可乎卽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罪昭  
矣諸若此類可勝舉哉溫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

未明朱子既釐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也  
抑外紀成於劉恕因病之中亦非得意之書歟先師  
仁山金某言父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  
逆求千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紀者大  
異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  
取正於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  
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寫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綱  
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  
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辭奧義則本朱子而  
斷於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某受業師門昔  
白雲先

嘗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於病革猶刪改未  
已將易簀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  
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於此矣吾  
爲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  
吾且歿宜命許某次錄成定本此于他日或能爲吾  
傳此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既繕寫成集矣吾謂  
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  
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  
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爲  
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

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歉可謂一世  
通儒嘗有大志於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  
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皆聖賢  
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沒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之  
過也蓋山林之士未嘗光顯於天下雖抱瑰奇人安  
知而信之必得當世代太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  
發其蘊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  
代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島郊澗籍之徒獲交於退  
之而其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繙魯齋先生許子之的  
傳而許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

也先生於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乎篇端則是書可行于今傳之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於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於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爲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免點書傳書

某比者方獲一識荆州未能從容奉教而除書亟下

高步烏府拜別之日殊深快然嗣後屏居窮山幾與

世絕詢候之敬弗克每問便郵以伸彝義惟有江東

暮雲領引西望以寓傾向之懷耳即日伏想蓮幕優

游履用納福告近辱蕭侯傳示教命俾點書傳舊不曾

傳點善本前輩方欲辭謝又恐有辜盛意遂以已意

謾分句讀素學淺陋不能識知聖經賢傳旨意錯謬

必多惟高明正之可也圈之假借字樣舊頗曾考求

往往與衆不合今以異於衆者具別紙上呈標上舊

題爲蔡氏書傳謹按古來傳註必先題經名然後曰

白雲先

卷之二

七

某人註如易王弼註書孔氏傳詩毛氏傳鄭氏箋未  
有敢以己名加於經上者今羅以通前題曰蔡九峯  
先生書傳使死而有知九峯於地下敢安此僭乎况  
羅以通全竊九峯序意自爲序文昭揭於前而於九  
峯元序附于書後其不知義甚矣某輒以紙重護元  
標乞命善書者易題曰書蔡氏傳庶幾於義而安未  
繇參承即日餘寒尚峭惟冀若時以道自重

與趙伯器書

自子敏教授去後乏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爲學日益  
令祖相公尊履壽康尊父令叔動止咸吉某今歲留

山中頗得絕人事與朋友旦夕相語溫習舊聞微有  
新得但目力不及而寸心摧阻非向時爲學比其進  
蓋若挽強弩爾思溫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日已成  
長往心墮膽裂魂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  
二年間爲畢室家之願付以祭祀之責而某得以絕  
俗謝交優游山林以俟天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  
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取者爲不安義  
命而未必遂其汲汲之心某切切務退以求保全所  
畀賦不欲戕之爾天乃區區吝一靜亦不以見畀何  
耶今則進退無據後顧深憂將何爲也吾子聞之亦



能爲一嘆否王希文志甚專力甚勤然每爲虛曠玄遠之論而欠循序縝密之功大率得之朋友漸漬日固日深遂以爲本所有也數月間痛爲刮除知就平實近來年少氣銳喜怪厭常彷彿想乎高大而不知有細微每每奇論如此吾子知所向方希文談道吾子純粹不絕口固知不爲搖撼否則迷不知復流爲誕妄非小失也與希文暫歸城府舟中觀吾子贈行序文有訐直之風無溫厚之氣多自廣狹人之意少遜志務敏之心且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脫乎此則爲是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修之以

爲教故後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傳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聖經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讀精思之後爾今一切目訓話傳註爲腐談五代以前姑置勿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爾又不知吾子屏絕傳註獨抱遺經其果他有得乎未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遽爲此訶佛罵祖耳由是觀之吾子之氣亦少銳歟且序文見褒者則爲太過而某平生之學未敢外先哲之言以資玄妙也固疑此

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窺吾子不可不謹也  
山中朋友從愚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欲借前  
大地圖校正幸稟令祖相公得暫付至以備參校或  
希文家人或別有約便實封寄何教授處希文歸日  
必可返璧不致浮沉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知  
何日千萬惜日問學爲正之歸毋負向日歲寒之言  
幸甚

代人上書補儒吏

後學某謹獻書于某官閣下周官自公孤至下士凡  
八等外取於諸侯內舉於學校皆以德以才大夫而

下大事則從長小事則專達是受一命以上皆得以  
行所學而遂其志其贊治之吏曰史則官長所自辟  
蠲其課役而使之造文書給趨走而已謾不敢可否  
事漢初用蕭曹爲相國而士人皆出於吏是以由吏  
入官者終漢世不革自縣郡佐史斗食吏進而爲公  
卿者往往多碩德大才如于定國丙吉薛宣袁安楊  
震之徒數十人皆是選也然雖爲吏其於政事進退  
予奪皆得預參廷辨商爭不專以詭隨爲事是周之  
吏賤而漢之吏貴矣大朝式考古訓自吏擇官故由  
吏升而爲公卿者不可一二數今聖天子下明詔設

科取士而官之德至渥也有不得預於此者則使由吏以進夫取才於學周制也選官於吏漢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則兼周漢之任人然則今之爲吏者可謂貴而士之生斯世可謂幸矣某幼而誦長而習亦思以自治其身者有及乎人而欲進無道固知竿門非鼓瑟所也方今文運開明茅拔彙征而某猶且佔畢呻吟於窮閭之下則自棄甚矣今亦旣上名公府而平昔局束固守不能自衒鬻立聲譽以動上人之聽而圭竇華門儲無儋石故亦無攀援之勢以爲進取之資則是徒溷案牘不得自奮也惟明公寬仁

愛人汲引後進有如不及而某猶且緘嘿不一自鳴則終無可以進之日矣伏惟憐而幸之陽和一嘘轉寒爲煖使預於斗食之列誠冀平日小有得者一試之爾亦豈敢望復有升陟如漢之爲吏者哉惟明公鑒之某再拜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免點書傳書

蓋鄭有讀書凡例之問

某比辱指使點正書傳不揣蕪陋弗克辭謝輒分句讀汗染文籍高明不以爲鄙而麾<sup>嘉</sup>之旋拜書教詞旨謙抑若待君子某何敢當讀書凡例亦非所敢知<sup>某</sup>少年繆悠爲貧賤所奪不能力學故根微源淺所達

幾何雖一登碩師之門其所成就如斯而已讀書之法無過熟讀精思詳問明辨無他道也但恐大師宿儒有自得之學非晚輩之所可測識者耳千里相望無由侍立下風卽日春莫暄暖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